

接棒

稀疏星子爬上夜空，父親開著貨車從工廠歸來，放緩的腳步愈發顯得疲憊與蒼老，被歲月蝕盡的臉龐，縱橫深溝匯流著涔涔汗水。

阿棋坐在倉庫旁的空地，一邊輕撫晚涼的愜意，一邊吮呼著無波無瀾的日常。鐵門旁的羅漢松身形彎曲，在靜謐的角落裡盤著孤獨，一家子的來來去去從不曾因它停留，只有父親偶爾會放緩腳步，用短暫的凝視來交代它的一息尚存，歲月刻痕，看似厚實的枝幹卻僅存乾枯的木質包覆，依稀沉潛出父親的身影。阿棋起身清點布疋，發現多了一支，擔心被父親責罵，趕緊悄悄地搬到二樓，冷風將空蕩的倉庫刮出聲聲哀號，闐黑的陰深讓心頭不自覺忐忑，雖然是熟悉的場域，但鬼祟的心態把膽子縮得很小。

貨車是父親最佳的助手，騰出的副駕駛座，是要阿棋接棒的暗示，也是他為這夕陽產業做的最後扶持，阿棋曾問過他：「只能選擇走這條路嗎？」父親握著方向盤，青筋好似牢牢將手綁在上頭，想說什麼卻又欲言又止，阿棋明白，自己的人生與父親一樣有太多的不由自主，父親的不回答其實就已是答案了。

出貨時，為了讓父親方便上肩，阿棋會先將部分的布疋推出櫃斗，滑落臉頰的汗水常常折射著父親氣喘吁吁的身影，一支原胚的布疋捲起來大概跟一個成人一樣高，堆疊起來的陣式會攢蹙著眼眸一併嘆息，搬運時只要稍一不慎，腳掌就會被滑落的布疋壓到，每逢如此，痛澈心扉的喊叫還

沒發洩完畢，父親的催促已在耳畔響起，望著依舊矗立的布疋，阿棋只能撲撲身上灰塵，內心常渴望能從那冷漠裡濾出一點點關懷。

客戶的廠房不定時會散放著被遺棄的劣質品，幾近施捨的默契在來回幾次後很自然就存在，阿棋總愛從中翻找，帶回去剪剪縫縫。有一次，高檔的牛筋布讓阿棋如獲至寶，髒兮兮的車斗內難得有這樣的潔白，兩支布疋把半日的疲倦給完全稀釋掉，回家後，父親對阿棋的舉動只是匆匆一瞥。沒多久，父親氣急敗壞地向阿棋衝來，不協調的速度把嘴裡髒話喊得震天價響，那一瞬間，阿棋被父親給震懾住，怒氣彷彿漸漸收攏的繩索縛住頸項，父親作勢要打，誇張的動作扯醒阿棋發怔的思緒。

父親大吼：「生意再怎麼差，我也會想辦法，你怎麼能隨便拿別人的布？」原來，從廠商那裡拾回的牛筋布不是棄物，是廠商因為急著送往染整場，所以暫放一旁，廠商調閱監視器，發現是阿棋拿的，氣得打電話找父親理論，還揚言要提告，粗心原把阿棋的嘴鎖得很緊，但廠商盈耳的數落，硬是激起阿棋連珠的抗辯，交鋒的傷害耗損彼此多年來的信任，夾在當中的父親，深沉的羞慚瀰漫開來，自始至終沒為阿棋辯駁一字一句。

阿棋往倉庫二樓走去，夜的深邃延展到裡頭，夜燈熹微，身影卻顯得巨大，被父親衝擊過的心，連惶恐都意興闌珊，阿棋不自覺站到祖父母的牌位前，這時刻的貼近，讓阿棋想起他們一貫的信念，祖父母賣力打拚，用一輩子織起這小生意的網絡，但在大環境的拖累下，只能跟著老去的年

華逐步矮縮，祖父多數時間在外奔走，祖母只能默默吞飲各種辛酸，當祖父過世，祖母哽咽的喉頭還來不及吞吐不捨，沉重的擔子就壓上肩頭，養家的責任沒有跨越男尊女卑，儼然照操著日常的節奏。

比起祖父，祖母更為堅毅，卑微的溫飽，逼著她日夜緊握的拳頭放鬆不下來，涔涔汗水流不進指縫，夜闌的啜泣在天亮前就得煙消雲散，祖母把怨嗔攤平在勞碌裡，用掙來的金錢平撫孤苦無奈，一支支布疋成功排列出生活的指引，在混沌的塵世裡頭讓祖母有所依循。

那段時期，父親跟在祖母後頭，很自然也走進這難以回身的衢道，亦步亦趨裡只有認份，也只能認份，祖母離開時，那一根根矗立的布匹開始倒向父親，與祖母一樣，嗷嗷待哺的一大家子沒讓父親有太多的時間遲疑，手裡、肩上隨即覆滿層層髒污，倉庫大門的開闔很快就對齊了父親的作息。如今，阿棋站在祖父母留給父親的倉庫前，想到這幾年來，倉庫吞吐依舊，但大門的開闔卻早落在阿棋的肩頭。

日日在布疋、廠商、家庭裡周旋，疲憊的阿棋也開始質疑這一切：「倘若沒有這些布匹，我的歲月將會被命運填滿什麼？」祖父母和父親把生命窮盡在此，而自己也只能選擇踏上他們的步伐，頸項上的汗漬能把四季冷熱的差異弭平，一條汗衫與短褲，年復一年，似乎就要這樣穿搭整個人生歲月。

那一天，阿棋在處理剛從工廠出貨的原胚布匹，大太陽底下，熾熱不

時把阿棋逼進倉庫，挺直的背脊負荷不了沉重的布匹，凌亂的步伐已走不出最短距離，命運的無可奈何讓阿棋感到滿腔憤恨，一種詭異的發洩驚蟄而出，「全部都消失吧！」阿棋把手裡的打火機點燃，將鬱積胸口的怒火引到那還未搬完的布疋上，天乾物燥，火焰的吞噬很快攪和出滾滾煙塵，三四十支的布疋一下就付之一炬，阿棋以為能連同那煩悶的愁緒一筆勾銷，但在烈火怒吼的陣式底下，想逃避一切的起心動念都顯得可笑與可悲。

火勢往一旁延燒，被黑煙嗆出的淚水瞬間把阿棋的理智喚回，阿棋心裡不斷後悔：「對不起，祖父母啊！我錯了，請幫幫我，我真得明白老天爺給我的使命了。」阿棋趕緊從倉庫拿出滅火器，乳白的泡沫很快就把失控場面給壓制住。

平靜下來的一切讓阿棋氣脫委頓，剛剛的生死交關恍如隔世，被風揚起的殘灰已放逐天空，此時老天爺落下淚來，滴滴雨水提點著家人過往的一切，曾因這小生意帶來的歡樂，餵養的豐足，咧嘴的笑靨開始糾結阿棋的心，阿棋不禁跪了起來，一時的起心動念等於否定祖父母的心血與背棄父親的厚望，更是從裡到外顛覆身為這家庭的一份子，阿棋愧疚滿溢，淚珠順著雨水奔騰，恩怨情愁也一併交融。

這一把火燃盡心中許多疑惑，但也燒出些許成熟，讓阿棋明瞭倉庫雖然又小又舊，但只要沒有抱怨，就能看出寬廣無垠。

在祖父母牌位的邊側，阿棋看到上次被自己塞在桌旁縫隙的布疋，昏

黃螢燈照映下，阿棋將那細瘦的身影重新擺回貨架，倉庫裡頭的任何東西往後不用再躲躲藏藏，而自己在接棒後也是如此，生命儘管短暫，但每一剎那都有晦明，即使終將化作微塵，還是能鋪排出曾經燦爛的軌跡。

夜的靜越來越深沉，阿棋要走進家裡時，父親正站在羅漢松旁，交錯的身影讓阿棋一時分不清是樹是人，阿棋進屋倒了杯茶給他，「爸！」近距離的喊聲闖不進父親的時空，杯裡的茶香在唇齒間頻頻試探，甘澀的愁苦潛蘊著阿棋滿懷的歉意。

松葉細緻，中肋、螺旋恣意互生，「這樹似乎又活了過來！」一句話讓阿棋對下午鬧劇的尷尬有了破口，父親拉著阿棋的手碰了碰樹身，彷彿在傳遞些什麼，那一刻，沒有任何交談，阿棋不知要說什麼，卻又感覺有很多話要說，羅漢松好似臨終時的祖母，挽著父子倆，陪著阿棋與父親一起靜默。

不久，父親轉身準備走向屋內，踉蹌的步伐讓阿棋鬆開的手不時在他身後預備著，「你要是不想做，我也不會再勉強你」，話跟父親的腳步一樣虛浮，但阿棋知道這已是父親難得的妥協，父親雙手不經意輕抹臉頰，無奈的淚水泅游他早已斑白的雙頰，父親往倉庫走去，自己把鐵門拉下，阿棋杵在當下，雙眼不敢往父親身上瞅，記憶與現實深度的纏繞，只有在這時，父親的執著與堅毅，讓阿棋一覽無遺。

阿棋不想解釋什麼，夜空星子三三兩兩，儘管細小卻依舊有它的燦爛，

在人生場域，生命就算有頓挫，還是能編寫出美麗的詩篇，明早，自己依然會坐上副駕駛座，一肩扛起一個清晨，再卸下一個黃昏，用一支支布疋連結出一份信念，阿棋知道，那是專屬祖父母，父親與自己的。

啟示：

- 1.阿棋在接棒父親的志業中，前後行為有何改變？
- 2.家族事業的傳承，究竟是資產還是負債？你如何看待阿棋在這方面所持有的心態？
- 3.每個人都會經歷許多生命的挫折，面對挫折，又該如何因應？